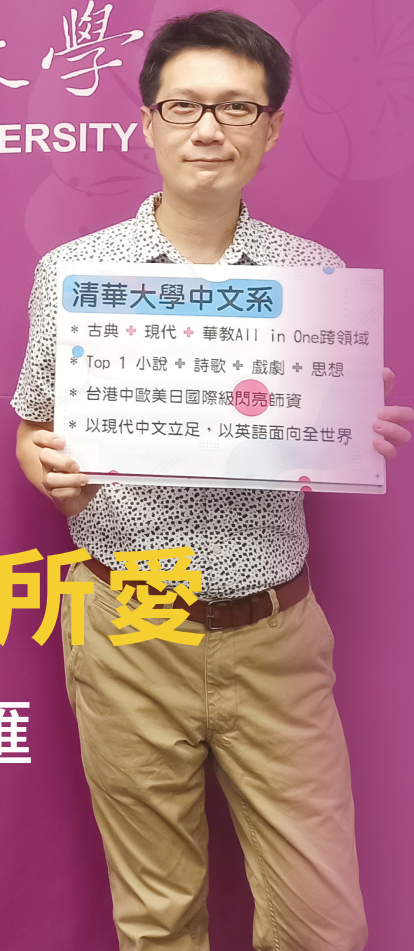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國立清華大學  
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



清華大學中文系

- \* 古典 + 現代 + 華教All in One跨領域
- \* Top 1 小說 + 詩歌 + 戲劇 + 思想
- \* 台港中歐美日國際級閃亮師資
- \* 以現代中文立足，以英語面向全世界

# 在生活的 吉光片羽中找尋所愛

## 外文、戲劇與中文的交匯

受訪人 | 羅仕龍 -- 清大中文系教授  
採訪人 | 洪子勝、王冠婷、戴妤潔

羅仕龍教授，法國巴黎新索邦大學戲劇學博士，現任清大中文系教授。曾任教於法國巴黎狄德羅大學、法國保羅梵樂希大學等校中文系。譯有多部法國當代戲劇作品，包括拉高斯《遺忘前的最後悔恨》、《只是世界末日》，卡繆《卡里古拉》等。長期為《戲劇與影視評論》、《國語日報》等刊物撰稿。採訪當天，羅仕龍教授與我們侃侃而談他的職涯故事。

## 對生涯的探索

面對老生常談的自我探索問題，教授也跟我們娓娓道來他的求學歷程。教授畢業於新竹高中，高中時選社會組。與大多數學生一樣，第一次做重要的選擇就是在高中邁入大學階段，因為喜歡把文字和社會做結合，教授當時曾想過要念新聞系。因為當時很喜歡寫作，國文老師建議教授推甄上中文系，儘管喜歡中文，但考慮到未來還是卻步了；而當時歷史老師建議熱愛欣賞文學、喜歡創作的教授可以考慮外文系，成為了影響教授一生的契機。

聯考成績出來後，教授的分數意外的高，身旁開始有勸說他念法律、商管等科系的聲音。「但誠實說，當時的我還不太確定自己要做什麼，又想到歷史老師的建議，所以就到了一個還不用那麼快決定自己未來要做什麼的系——台大外文。」教授笑道。

爾後就像大多數大學生一樣，到了大二時很多人會開始考慮未來的方向。可能是輔系、雙主修，當時教授便去修了政治系國關組的課，不過因為沒有想像中喜愛而停止。後來因為參與了系上的戲劇比賽、畢業公演發現了自己對戲劇的興趣。當時台大恰好在 1995 年成立了戲劇研究所，於是教

授跑去旁聽戲劇研究所的課程，並發現自己在戲劇所融合了中國、西方文化的課程中找到了某種平衡點，也埋下了之後前往法國深造的種子。

## 種下熱愛戲劇的種子

當我們詢問教授是從何時開始發現自己對於戲劇的熱愛，教授表示與其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不如說是自己的心中一直有個喜歡演戲的種子，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是對某些東西有興趣，只是沒有放大檢視。但在成長的過程中，我們可能會遇到一些老師、會開始思考人生，而當我們開始認真認識自己時就會有某種作品突然被觸發。教授說自己就是在開始讀現代戲劇的課程時找到了和自己的連結，慢慢覺得幾百、幾千年前的作品並非如想像中是很遙遠的東西。

「戲劇是一個溝通的藝術。」如同先前提到教授對新聞系的憧憬，對教授來說，戲劇和新聞的本質是很類似的，都是為了讓他人理解。教授說：「我覺得在生活的吉光片羽中，就會慢慢找到自己熱愛的事物。」

## 不一樣的留學路

認識仕龍教授的學生，可能第一印象都是教授曾經留法，但實際上教授的第一個研究所是台大戲劇所，在後來決定要出國時也曾想過去北京的中央戲劇學院，出國前教授也因為想做跟學術相關的

事，在師大西洋藝術史研究辦公室工作。幾經自我探索後，教授發現自己的本質是喜歡選擇、探索比較少人知道的事物，而非跟隨主流，所以最終到前往法國巴黎新索邦大學攻讀戲劇博士。



## 在法國的生活感受？

在法國居住十多年後，教授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法國人很愛聊天！在法國很多事情解決不了時就會討論，包括吃飯、買菜、排隊結帳，整個文化建立在溝通之上，學問都是聊出來的。教授說這與民主有很大的關聯，法國的歷史發展與文化鼓勵大家要發表意見、提出問題，他們認為人會想學習，就一定會有意見想表達出來。

教授也分享到，剛到法國研究所上課時不太敢講法語，但在課程的要求與同儕的影響下，他也開始嘗試發言，並獲得老師與同學的鼓勵，漸漸的對於上課發言感到自在許多。教授認為語言要多講才能訓練自己的組織能力，從對方的文化邏輯思考對方有沒有聽懂，並進一步設想要從什麼角度切入、要怎麼講才能讓對方理解，又不傷人際關係。

除此之外，教授也表示在日常生活中，法國

給他的感覺是盡可能讓每個人在環境中都過得自在，這是民主很重要的精神。不管是何種需求都不會逼迫你改變，不強迫大家都要一樣，而是讓弱勢方在社會中也能很自在的和他人相處在一起。

教授以台灣的便利商店為例，對台灣人而言，便利商店除了提供各項服務，更是一種安全感。然而剛到法國時，教授卻被提醒商店大多晚間 7:30 打烊。在與友人就便利與工作機會的觀點討論後，了解到對於法國人而言，這樣的企業型態不但容易使員工變成老闆的奴隸，也對於規模較小的店家十分不友好，造成市場壟斷。

透過談話，教授受到不同文化思考邏輯的衝擊，也進而了解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生活方式，就如同法國並不覺得沒有便利商店的社會有何不便的地方，這就是不同文化的習慣，兩者間並無優劣之分。

## 不一樣的選擇

對於人生各階段的抉擇，教授表示人的選擇經常與外部環境有很大的關係，做你自己想做的，大環境會讓你水到渠成，如果環境不允許，再強迫也很難發生。譬如留在法國大學中文系任教，是因為有次在法國參加研討會認識了某一大學的中文系系主任。在教授剛念完書，像大多數留學生在當地找工作時，接到對方的電話，提到有學校需要中文母語人士擔任教師，便詢問教授有沒有興趣。主任認為若由教授以戲劇方法授課，能使課堂變得更活潑，讓學生敢開口說中文。當時教授雖然經驗不夠仍還是答應邀約，一教便教了很多年。在法國教書的過程中亦是教學相長的過程；授課過程中的文化交流，也使教授學到如何將台灣的文化表達給法國人。而在法國教學多年之後，因為思念家人，也希望能就近照顧父母，教授決定回來台灣。有趣的是因為教授在法國任教於中文系，所以回台後履歷就投中文系，從來沒想過外文系。

對於自己的人生經歷，教授說從小到大沒有念過一天的法文系，卻到法國讀完博士還在當地教書；沒有念過一天中文系，但在大學教書第一天就是從中文系開始，這兩件事在生命中非常有意思。其實不用太去想自己到底是什麼專業，走到人生另一個階段再回過頭看，會覺得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人比自己是什麼系還重要。

## 業界與教育界之間的選擇

不同於中文系其他畢業後即投身教育界的教授，仕龍教授曾在業界工作過。教授說在念台大戲劇所時，不知道怎麼寫論文，身旁也沒有人一步一步教，當時覺得很痛苦。因此在讀研究所過程中曾試著去做其他的事，例如教授曾在台大戲劇系當過第一屆課程助教；另外曾去過以前老師的學生成立的電影公司上班。那時 .COM 產業剛出來，大家對網路有各種想像，而自己從學生變成上班族，有識別證又在東區上班，感覺很光鮮

亮麗。那段時間雖然也很開心，認識很多朋友，但一年後仍覺得自己比較喜歡念書，對戲劇還是有熱愛，因此回歸學術研究。但教授心中對媒體還是有感情聯繫，因此 2020 年 3 月開始又回去做廣播 -IC 之音。教授說，儘管重心在教育界，但自身與業界也沒有真的脫離，依然有在做跟業界連結的事情。

## 找出屬於自己的道路

教授說在法國住了十幾年，起初也沒想過要回台灣，但人每個階段的想法都不一樣，很難預測之後的想法。後來覺得回台灣也可以，是因為有一次回台灣，看著父母突然覺得雙親怎麼變這麼老。尤其是教授高中畢業後就在台北念書、工作，後來又在國外待了十多年，對於父母的印象還停留在十多年前。當有一天突然發現「老」這件事就發生在自己身邊時，突然覺得不忍心，心想即便法國比較符合自己的人生與生活想像，但回台灣也未嘗不可。



# know yourself



教授相信很多事情都會有安排，不論是想要出國念書或是出國工作，know yourself 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、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事情，而不是被外力驅使去做某件事或往某個方向。儘管在做決定的當下未必會很清晰，但仍會往一個自己比較自在的方向前行。

譬如教授的經歷可以說是跨領域的典範，但對於教授而言，這件事並未特意去想過，一直以來都是看自己有沒有興趣去做。唯一一次比較認真思考跨領域，是在念戲劇博士班時，論文內容比較偏向中西比較，因此曾困惑的詢問當時的指導教授是否該轉去念比較文學系？但指導教授說那是次要的東西，把論文做好才是最重要的。教授因此豁然開朗，論文不會因為換了主修就變比較厲害，把東西做好反而能使他人不去在意你的科系。所以不管是跨領域、跨文化，把東西做好、清楚的掌握本質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教授認為人生有時後就是這樣，有些人是從一而終，把一個東西做到很極致；而另一種人是會有很多新奇的東西，一直有新的 idea、新的連結與創新。這兩種人都很好，只是人生的不同選擇而已，沒有誰可以取代誰，重點是你想把自己經營成什麼樣子，你自己的本質以及你最想做的東西才是最可貴。

## 給對人生迷惘的同學的建議

最後對於迷惘的問題，教授笑說：「我覺得迷惘是人之常情，我自己的人生也很多迷惘有很多想像。」對迷惘的建議就是多交朋友多出去看看，會發現世界未必只有你想像中的樣子，在跟不同人接觸的過程中會發現世界上有很多不一樣的可能性。

